

企鵝長篇小說叢書



口 干 舌 燥

Cougan
shezao

叶开
著

姊妹的 祖孫 二人 都是在妓院同 妓女 的

性啟蒙

身了環的鬼混中 使性得到了提升和發

就是 徐霞客 祖孫二人的 一部性愛

時代文艺出版社

企鹅长篇小说丛书



口 干 舌 燥

Cougan
shezao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口干舌燥/叶开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 10

ISBN 7-5387-1590-8

I. 口… II. 叶…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0419 号

口干舌燥

作 者: 叶 开

责任编辑: 邢爱光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39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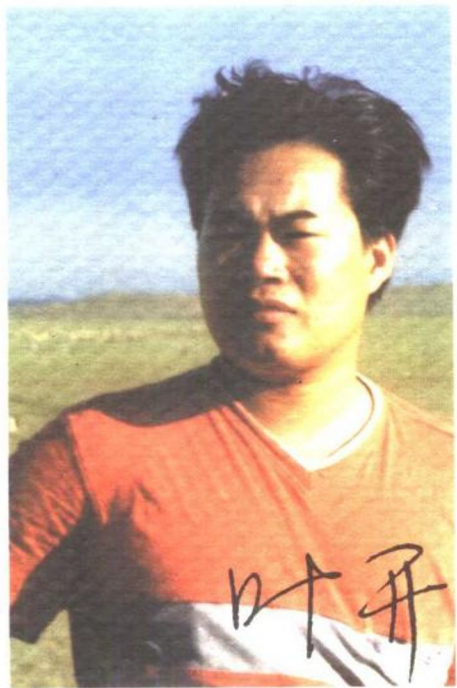
印 张: 11.625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87-1590-8/I·1524

定 价: 20.00 元



叶开，原名廖增湖，1969年出生。1991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十月》、《钟山》、《时代文学》等杂志上发表中、短篇小说50多万字，出版中、短篇小说集《秘密的蝴蝶》等。

第 一 章

1

徐霞客老的时候，喜欢在徐府大院的后花园里给孙子徐建极讲故事。每天傍晚，吃完饭漱完口，徐霞客就会向徐建极招招手，说，建极，来来来，爷爷给你讲故事。徐建极很听话。一个人的时候他乖乖地跟着徐霞客向徐府大院的后花园里走；正在跟小朋友玩耍的时候，他就向小朋友们吐吐舌头挤挤眼睛说，不跟你们玩了，我要听爷爷讲故事。建极是他的名，他的字是景兰。按照读书人的习惯，徐霞客应该这样说，景兰，来来来，爷爷给你讲故事。不过他是爷爷，爷爷怎么说都对。徐建极的爸爸徐杞说了，你随爷爷，他老了，喜欢怎么叫就怎么叫。由此可见，老了的时候，徐霞客就是有些颠三倒四。

所谓的故事，其实就是徐霞客自己在外旅游时的所见所闻和他从一些奇书异籍里看到的新奇东西。徐霞客在讲故事的时候神情专注迷离，仿佛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得以故地重



游，得以重新品味各地奇风的异俗和宜人的山水风光。

徐建极小的时候还有点耐心，长大就不行了。他刚满十二岁就变成一个游手好闲的纨绔少年。徐建极身上缺乏徐家书香门第的优良传统，从小屁股底下就坐不住，根本就不喜欢苦读圣人书，以便从中得到财富黄金屋得到美人颜如玉。徐府是我们江阴城有名的豪门世家，有的是耕不完的万亩良田有的是花不完的巨额钱财，徐建极这样游手好闲也是客观的必然，他毫无必要费劲地再从那些灰尘扑扑的书里得到什么黄金屋什么颜如玉。我们江阴城是一座美丽富饶的城市是一座人们生活于其中十分惬意的城市，各种各样的酒肆妓院布满大街小巷，只要你家里有了祖上传下来的黄金屋，根本不用发愁没有美人颜如玉。变成游手好闲的纨绔少年之后，徐建极心里很明白这些好处。他整日伙同冯文博、周清这些死党在江阴城里呼啸往来，招摇过市，社会影响很不好。经常有人找到徐府大院向徐霞客投诉徐建极。他们不是丢了鸭，就是丢了鸡，要么就是桃园被偷，孙女被调戏。他们拿徐建极没办法，所以只好在徐霞客的面前唾沫横飞地诉苦。不管他们诉苦的声音有多大，唾沫星子飞得有多高，徐霞客坐在藤椅子上都稳如泰山，毫不动摇。徐霞客是见过世面的人，经惯了风吹雨淋，看见过蟒蛇吞牛大象拉屎，在这么一些街坊邻里的抱怨面前根本毫不畏惧。徐霞客不管这些。只要徐建极肯在后花园坐下来听他讲故事，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懒得去管懒得去理。按照从小养成的习惯，徐建极每天傍晚有一个时辰属于徐霞客。所以不管徐建极白天在什么地方疯，他总要在太阳下山以前赶回来。吃完饭漱完口之



后，就到后花园里听徐霞客讲故事。在这个时辰里，徐霞客滔滔不绝的讲着，过足了说话的瘾。

我们说过，徐建极三岁的时候还行，你给他吃一块花生糖，他就能耐心地听上一个时辰。六岁的时候，花生糖不行了，你想让他听故事就得给他烤一只鸽子。九岁的时候，烤鸽子也不行了，你要是想让他听故事就得给他烤一只童子鸡。我们说过，徐建极十二岁的时候变成了一个游手好闲的纨绔少年，这时候你想让他听你讲故事，就是给他烤一头驴也没戏。游手好闲的纨绔少年的本质是整日没完没了地在大街小巷里无所事事的东游西逛，徐建极就是这样，他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闲逛上。他的时间是宝贵的，你要是想让他安安稳稳地坐上一个时辰听你讲故事，就得付给他一定数额的听故事酬金。徐建极还有道理呢。他为自己索取听故事费的行为振振有词地辩护说，我这没什么啊，按劳取酬，天经地义。一个时辰一两银，童叟无欺，人货两清。徐建极的这个要求毫无道理，理应坚决予以回绝。徐霞客是爷爷，又觉得自己是江阴城里一位有身份有地位的知名人士，不便跟他这么一个小孩子家家的多计较，所以就答应了。这种纵容导致徐建极的气焰十分嚣张，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自我感觉好得不得了。

徐建极每天用听故事挣来的钱到翠花楼泡妞，去怡景阁喝酒。钱花光的时候，他就很潇洒地站起来对那些千娇百媚的小妓女说，缺钱没有关系，我可以去找我爷爷听他讲故事。徐建极只有十二岁，身体还没有发育成熟。他泡妞只是象征性的搂搂抱抱，并无实质性的内容。他喝酒一次也只能



喝上半斤花雕或者二两白酒，根本谈不上什么海量。徐建极也知道自己有这些不足，但是他毫不在乎。他要的就是泡妞和喝酒这种作风这种派头。在江阴城里，一个真正的纨绔少年必需泡妞喝酒，这是他们的身份和标志。要问他为什么不好好学习，不认真读书将来考个功名好光宗耀祖，他就会说，我爷爷都不读书不考功名，凭什么我要吃这种苦？这些话他说说也就算了，可是有好事者偏偏把话传到徐霞客的耳朵里，徐霞客就不得不正式地表表态。徐霞客虽然胸襟广阔性情淡泊宰相肚里能撑船，通常不会跟徐建极这些小孩子家的一般见识，但是徐建极的话听在耳朵里怎么听就怎么觉得不顺。徐霞客对徐建极说，建极啊，你平时说话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可不能乱说。你爷爷自小酷爱读书，普天下的奇书异籍，哪本没有读过？你一个小孩子家家的怎么能够在外面说爷爷也不读书呢？徐建极可不是这么好哄的。徐建极说，爷爷你别蒙我了。你要是好读书，为什么没有考取功名当个大官呢？徐霞客说，你爷爷我平素淡泊名利其志不在功名利禄。那你为什么没有出书呢？徐建极又说，读书人都喜欢写书出书，表示有学问。徐霞客说，我无意于这些华而不实的虚名。徐霞客这样说的时候，他的老母亲王孺人在一旁轻轻地微笑。徐霞客这辈子谁也不怕，就怕他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所以母亲王孺人微笑的时候他的心里就不由自主地直打鼓。徐建极感到很奇怪，就问太奶奶王孺人说，太奶奶，您笑什么？没有什么。太奶奶向爷爷眨眨眼睛含混不清地说。徐建极觉得很满意，认为大人们在向他隐瞒什么。他又去找奶奶许氏。徐建极问道，奶奶！奶奶！我爷爷年轻时



喜欢读书吗？奶奶听见这样的问题，脸上泛起红晕。奶奶的脸上泛起红晕的时候就像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徐建极觉得十分有趣。奶奶说，你爷爷年轻的时候我还没有过你们徐家的门呢，怎么知道他喜不喜欢读书？你还是去问你爷爷吧。兜了一圈又回到爷爷的身上，所以徐建极只好再去问爷爷。这件事情变得有点没意思了。徐建极于是又去翠花楼泡妞，到怡景阁里喝酒。等到缺钱花的时候，他就去找爷爷，听他讲故事换取报酬。

徐建极虽然是一个游手好闲的纨绔少年，但是他像普通的小孩子一样充满好奇心，总是在听故事的时候提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徐霞客要不是经历丰富知识渊博，很有可能会被这个十二岁大的纨绔少年提的这些问题弄得没话可说。由此可见，徐霞客如果一生生活平淡毫无见识，他根本就当不好一名称职的爷爷。好在徐霞客的生活经历既复杂又离奇，徐建极提的问题他随随便便就能够回答。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大人的事情不是都能够跟小孩子讲。这些事情跟他们说不明白，很容易引起误解。徐霞客没有必要跟徐建极说的事情有很多。比方说，他不能跟徐建极说他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游手好闲的纨绔少年。徐霞客现在已经是一个名人，说他年轻时候是一个游手好闲的纨绔少年让人难以置信。你要是说徐霞客天生是一个智力平常反应迟钝的人，三岁还不会说话，七岁还背不全《三字经》、《百家姓》，十一岁还没有读过《大学》和《论语》，这就更叫人惊讶了。江阴城里知道徐霞客的老一辈人都说，徐霞客自幼博闻强记，



过目不忘；矢口即成诵，搦管即成章。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徐霞客天资聪颖，从小就显露出不同寻常的聪明。俗话说，有后果必有前因，徐霞客既然从小就这么聪明，他长大之后想不出名还真不行。按照通常的看法，像徐霞客这样的名人，必定自小就高人一筹，根本就不可能染上游手好闲拈花惹草的恶习。既然人人都这么说，徐建极虽然心里直犯嘀咕，将信将疑，也只好口是心非地点头称是。

事情就这样解决了。徐建极仍然做一个游手好闲的纨绔少年，徐霞客仍然当一名慈眉善目的老爷爷。徐建极每天傍晚有一个时辰属于徐霞客。在徐霞客讲故事之前，徐府大院的丫鬟小红和春莲就在后花园里摆上两只藤椅，放上一只红木桌子，桌子上摆着各种各样的小吃。春天的时候，鲜花盛开；夏天的时候，果实累累；秋天的时候，草木衰败；冬天的时候，踏雪寻梅。就这样，徐建极在听爷爷徐霞客讲故事的过程中渐渐长大。相比之下，徐建极更喜欢夏天。夏天的时候，府中丫鬟小红和春莲各执蒲扇，为他们送来习习的凉爽。小红和春莲扇风的时候，脸上泛红，胸脯像小松鼠一样乱动。趁爷爷沉浸在回忆里不能自拔之际，徐建极偷空调戏了这两个漂亮的小妞。这样，徐建极就把徐府大院的后花园变成了翠花楼。徐霞客对这种事情明明知道得一清二楚，却不闻不问。只要徐建极能够老老实实在地听他讲故事，他就一只眼睁一只眼闭。



我们说过，徐建极是一个纨绔子弟，同时也是一个顽皮的孩子。这种事情并不奇怪。我们每个人小的时候都有些淘气，都喜欢做些调皮捣蛋的事。徐建极虽然每天傍晚都得听

爷爷徐霞客唠里唠叨地讲故事，但是他并不把爷爷放在眼里。徐建极一边抚摸着丫鬟小红的小手一边问徐霞客，爷爷，你真的是去过天台山吗？问完之后他又摸春莲的两只小手。小红眼见后花园里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目光，心里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很夸张地抽了抽自己的手，但是没有抽出来。小红因此很坦然地把回击的目光投向春莲，表明自己是无辜的，她没有必要这么嫉妒。春莲也把很不客气的目光投向小红，表示自己对这种事情的不屑。这两个丫鬟就像两只羽毛还没有长齐的小母鸡，在徐建极的旁边一刻不停地斗着气。小红的两只小手温润软柔，捏在手里感觉十分好受。徐建极摸着摸着就疑虑满脑，向徐霞客问道，爷爷爷爷，你说女孩子的小手为什么就这么白这么嫩这么软这么柔呢？

“那是因为她们的还没有长大，”徐霞客说，“所有没长大的东西都是这样，就像天台山的春笋，又白又嫩。”

“哦，我明白了。”徐建极说。徐建极为自己听到的这个比喻而得意忘形，逢人就拿出来炫耀。他在翠花楼捏着小妓女的手说，你知道你的手为什么这样白吗？为什么？小妓女问。因为你们的小手像天台山的春笋，还没有长大。

当然，年轻的女孩子都有这样的小手。徐霞客补充说。小红有这样的小手，春莲也有这样的小手。这都算不上什么奇怪的事情，我在天台山看见的一双手才是天下奇绝呢。徐建极听了这句话觉得很好笑：徐霞客作为一名爷爷，这么没礼貌地只注意别人的小手而没有看清她的脸蛋，这就很不应该了。可是爷爷徐霞客没有理会他的嘲笑，接着又说，这双手能够以天上的流云为织布，以花蕊里的露珠做针线，用山



间最嫩的青竹做剪刀，缝成世间最漂亮的棉袄。你们说这是不是一双神奇的手？徐建极、小红和春莲都连连点头说，是是是，是很神奇！徐霞客见他们点头同意，接着又为徐建极他们描绘天台山美丽的景色。徐霞客说，天台山在浙江东部，形状就像一根尖尖的春笋。我们都知道，天台山的竹笋名闻天下，可是我们未必知道天台山的竹笋为什么这么有名。徐建极插嘴说，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徐霞客见徐建极在自己的面前卖弄，也没有反驳，只是点点头又继续说，顾名思义，春笋就是春天的时候长出来的竹笋。每年初春，竹笋感应时节而动，纷纷争着抢着从泥地底下拱出地面。这种春笋的生长速度极快，究竟怎么个快法呢？打个比方说，快得就像马路上撒腿狂奔的马车。要是有人晚上不小心在竹林里犯困打了一个盹，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他就会发现自己已经被快速长高的竹子掐着衣服举到十几米高的云端，就像当地农民晾晒在家里的鱼干。所以在天台山旅游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犯困打盹。徐霞客说，你要是犯困打盹，事情就糟糕了。

小红感到不可思议：“不会吧，老爷？春笋怎么能够像马车呢？”

徐霞客说：“你觉得奇怪，那是你年纪还小，没有见识。俗话说，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像马车一样的春笋算什么？”

徐霞客倚老卖老，说话一套一套的挺吓唬人。小红也没有办法，谁叫徐霞客是老爷呢？小红没话可说，她能做的事情就是不断地吐舌头。小红没话可说，春莲也没话可说。徐建极虽然嘴很硬，硬得就像铁公鸡，但是事到如今他也没话



可说。徐霞客走过的桥比他们走过的路还长，徐霞客吃过的盐比他们吃过的米还多。道理摆在这里，不由得你不服气。

由此可见，徐霞客年轻的时候的确是去过很多地方，经历过许许多多令人难忘的事情，肚子里有的是讲不完的故事可以讲给徐建极听，徐建极不服气还真不行。又由此可见，徐霞客从前的确是一名年轻有为，胸怀大志的少年俊杰，而不是一个拈花惹草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当然，人们对徐霞客产生一些怀疑也是正常的事情。按照常理，人人都知道所有的富家子弟都是整日昏昏沉沉，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他们整天不务正业。不是喝酒，就是嫖妓；不是赌钱，就是斗鸡。徐霞客作为一名富家子弟，年轻的时候没有染上这些恶习，实在是很难得。既然事实如此，徐霞客在老了的时候抚今追昔，确实是没有什么事情可遗憾，没有什么事情让自己感到不满意。如果徐霞客从小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公子哥，是一个欺行霸市的小恶棍；长大了既混不上什么功名，又做不了什么学问；到老了的时候，他还有什么老脸面对自己的儿孙？我们江阴城这个地方历来民风淳朴，人文荟萃，人们老了的时候都有大把大把的传奇故事可以给自己的孙子讲讲，让这些少年儿童可以很神往地听听。如果一个人老了的时候竟然没有什么故事可以给自己的儿孙讲，那就表明他这个人年轻的时候有问题，没出息。我们江阴城的人习惯上就是这么想的，我们的想法就是这么简单。一个人怎么可能没有故事呢？你不会讲故事，你就丢不起这个人。要是徐霞客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毫无用处的废物，只知道偷鸡摸狗地干一些低三下四的勾当，他面对自己的孙子时就会张口结舌，



就会感到脸面无光，根本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拿来讲一讲。

有人曾经说过，徐霞客并非从来就是我们江阴城受人尊敬的知名人物，他在年轻的时候也像我们江阴城里大多数富家子弟一样是个游手好闲的纨绔少年。这样说的人可能是出于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可能是不负责任的猜测，也可能是暗中掌握了一定的证据。对于其中的争论孰真孰伪，我们并不是很有把握。没有把握的事情我们就不能乱说，最好把自己的嘴巴关关紧。有人说，徐霞客一生中没有什么值得大说特说的功绩，既没有官居极品，也不是抗清英雄。既不是大学问家，也没有写出什么充满玄妙道理的道德文章。他统共只写了几卷缺乏体系的旅游日记。日记谁没有写过？可是光凭着这么几卷杂七杂八的日记，徐霞客凭什么就能够出人头地名垂青史？按照他们的考证，甚至连这么几卷日记的来历也十分可疑。江阴城在大清顺治二年被清兵攻陷，在随后的屠城中，满城老少几乎都死光了。徐霞客的儿子徐屺以及徐氏家族里的人也都未能幸免，遭遇之惨烈，实属罕见。在清兵屠城之后，江阴城满城残垣断壁，大火烧了整整一个月。目光所及之处，不仅地上毫无生灵的踪影，连天上的飞鸟也不见声息。大火把能烧的所有东西都烧掉了，几卷写在纸上的日记怎么能够逃过这场浩劫，在废墟里再度出现？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但是人们似乎忘记了徐霞客的游记在清兵来临之前曾经传抄了副本，其中的一部分就保存在徐霞客的好友季梦良的手里。季梦良和徐霞客的另一名好友王忠纫曾经整理过徐霞客游记，先由王忠纫手校，略为叙次，继而季梦良“遍搜遗帙，补忠纫之所未补，因地分集，录成一



编”。这都是有史籍记载的事情，并非平空的杜撰。季梦良、王忠纫俱非江阴人，能够逃过江阴城的浩劫也不奇怪。另外，徐霞客的游记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副本，就是他的孙子徐建极的抄本。江阴城被屠城的时候，徐建极恰好不在城内，所以他也没有遭逢劫难。不过有人说，徐建极的抄本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因为徐霞客的游记很可能就是徐建极托自己的爷爷徐霞客的名写成的赝品。托别人的名写书不太利于增进自己的名声，这种赔本买卖我们聪明的祖宗似乎不太会做，但是事情往往出人意料，历史上这么干的人还真是大有人在，这种事情真是让人觉得难以理解。现成的例子就有几个。郭橐驼作的《种树书》是一部。郭橐驼是唐朝著名的园林专家，但是《种树书》却写于宋朝。兰陵笑笑生写的小说《金瓶梅》是第二部。兰陵笑笑生到底是谁我们恐怕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了。从中得到好处的人是那些考据专家，他们对这种状况倒是满心喜欢，既然谁也弄不清楚兰陵笑笑生是什么人，他们就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胡乱猜测，反正胡说八道也不用上税。有人说兰陵笑笑生是冯梦龙，有人说是解进，还有人说是唐伯虎，事情的真相谁也弄不清楚。刘太虚写的《会真记》是第三部。刘太虚倒是写了《会真记》，可是刘太虚到底是谁呢？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当然，正如有些道德高尚学问精深的正人君子所云，这些书的作者弄不清了倒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毕竟这些书里都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高深学问，没有什么值得效仿的高尚道德，只是一些消遣的颓废的淫秽的徒有其表的文字。他们不敢把自己的真名写出来，这就充分地表明了他们的内心空虚，知道自己写的这些



东西对社会毫无益处对人生毫无见地。

有些考据专家说，徐霞客其实并没有写过那些日记，写日记的人是他的孙子徐建极。这件事情乍一看也可以把怀疑的目光投向季梦良和王忠纫，但是季梦良和王忠纫一方面没有亲耳听过徐霞客讲述的故事，另一方面也没有任何杜撰这些日记的动机。由此可见，杜撰徐霞客游记的人只可能是曾经无数次在徐府大院后花园里听徐霞客讲故事的徐建极。徐霞客根本就没有写过那些日记，他只是曾经在给徐建极讲故事的时候详细地描述过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感，让徐建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都知道，徐霞客的孙子徐建极后来一直活到康熙三十二年，从江阴被清兵屠城之后他一直无所事事，沉浸在家族的灾难和民族的灾难中不能自拔。出于对过去那个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的真切缅怀，徐建极决定为爷爷徐弘祖杜撰日记，并且通过杜撰日记的方式达到重新回到过去的目的，这动机言之成理。徐霞客在很久以前说，徐建极在多年以后记，这就像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被热那亚人俘虏之后，被关在同一间牢房里精通法兰西语的比萨人鲁思梯谦帮助他撰写《马可·波罗游记》一样。徐建极虽然年轻的时候是个游手好闲的纨绔少年，但是长大之后就变成了正人君子。几乎所有人都一样，三十岁之前骨子里都是纨绔少年，三十岁之后都变成了正人君子。随着岁月的流逝，徐建极也有了自己的孙子。按照我们江阴城的习俗，人们老了的时候总是喜欢在自己家的后花园里给自己的孙子讲故事，徐建极也未能免俗。我们都知道，风俗习惯具有很强的穿透性，不会因为江阴城曾经遭遇过那样惨痛的灾祸而消失。这



种风俗习惯自上而下，传到了徐建极的身上。可是徐建极不像自己的爷爷徐霞客那样具有如此丰富的经历，他拿什么东西来给自己的孙子讲呢？有时候，没有故事可讲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可想而知，徐建极在给自己的孙子讲故事的时候就常常会碰上这样的问题。为了解脱困窘，徐建极很有可能干脆就把自己的爷爷徐霞客讲过的故事重新翻出来讲给自己的孙子听。这样，徐建极就顺手牵羊地把徐霞客的故事据为己有了。

更进一步的说法是徐霞客根本就没有离开过江阴城半步。他出生的时候，父亲徐有勉和母亲王孺人都已经四十一岁了，连他的哥哥徐宏祚也有二十岁。作为家里的小儿子，徐霞客几乎是在蜜缸里泡大，在千怜万护中成人。就此而言之，他的文弱怯懦是可想而知的东西，怎么可能一个人离家远走，独游天下呢？由此推之，徐霞客年轻的时候很有可能是一个游手好闲的纨绔少年。他的幼年好友陈函辉在给他写的墓志铭里提到他自幼不喜欢诵读圣人之书，反而不务正业，到处收集史籍地志山图海经，打听各种奇人怪事，整天在家里胡思乱想灵魂出窍。这样的一个人老了之后，可想而知是多么喜欢胡编乱造。这种说法还提到徐霞客少年时期喜欢一个青楼女子，准备跟她共结连理，甚至试图一起私奔。由于来自家族的重重压力，这件事情最终未遂人意。更惊人的说法是，徐霞客根本就没有对徐建极讲过什么故事，所有的一切都是徐建极自己捏造出来的。我们都知道，由徐建极整理汇集的《徐霞客游记》是历史上最为权威的版本，季梦良抄本又在其次，徐筠峪的乾隆本更在第三位。这个事实

